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八回 算油榔苗訓留詞 拔棗樹鄭恩救駕

詩曰： 伍員吹簫市，韓信垂釣臺。
昔賢曾混跡，之子亦多才。
落月搖鄉樹，清淮上酒杯。
誅茅三徑在，高詠日悠哉。

臂上黑雕弧，腰間金僕姑。
突騎五花馬，射殺千年狐。
右錄竹垞古體

話說鄭恩不見了榔子，正在店中使性，祇見那邊來了一位先生，口中吆喝道：「相面，貧道乃天下聞名的苗光義，得受異人傳授，能知禍福窮通，如有要觀尊相的，前來會我，一經相斷，無有不準。」說著，就望店中走進，看見鄭恩在那裏喧鬧，把他上下一看，心下早已了然，暗自忖道：「原來是黑虎星官流落在此，待我指點他前程，勿使錯誤。」遂叫一聲：「黑臉的朋友，為著甚麼事情，在此爭鬧？」鄭恩回頭一看，見是個算命先生，沒好氣的一聲喝道：「你祇管去算你的命，管甚麼閑事？」苗光義道：「朋友，你莫要使性，或者失了甚麼財帛，說與我知，我與你推算一番，自然曉得。」鄭恩聽言，說道：「失了甚麼財帛，祇為不見了一個賣油的榔子，樂子在此氣鬧。」光義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你且報個時辰來，我與你算。」鄭恩遂報了個戌時。光義屈指尋爻，算了一回，道：「戌者狗也，五行屬土，那油榔是木刻成的，以木克土，這榔子不是土掩，必定被看家黃犬銜去，你且在狗窠裏去尋，包管尋著。」鄭恩聞言，扯了店家，一同來到狗窠邊一看，祇見這榔子果然橫著在窠裏。鄭恩拿了出來，歡天喜地道：「果然好個口靈的先生，樂子生長多年，從來沒有看見，你替樂子相一相面看，看後來的造化可是好麼？」苗光義道：「你既要相面，可跟我出城，細細說與你知道。」鄭恩聽罷，挑了油擔，跟著光義離了店家，出平定州而來。正是：

喜他推算如影響，便要搜尋指後來。

二人行夠多時，到了平原曠野之處，鄭恩把油擔放下，說道：「口靈的先生，如今已出了城了，你可替樂子相一相，樂子必然謝你。」

光義道：「相面不難，先問尊姓大名，何處人氏，貧道然後送相，不取酬儀。」鄭恩道：「樂子是山西喬山縣人氏，姓鄭名恩，號叫子明。」苗光義道：「子明兄，我看你尊相，目今尚在平平。待過幾年，交了鴻運，然後時來福至，建立功名。他日玉帶垂腰，身居王位，其福不可限量。我有個東帖兒在此，還有八個銅錢，交付與你，你可緊緊收藏，萬勿遺失。從今為始，每日生意，切不可往別處流連，祇在銷金橋左右而行。謹記九月重陽，好去勤王救駕，若遇了紅面英雄，便是真主，你的功名，就在這人身上。可把這錢與東帖交與此人。我有幾句要言，你可牢記：

「黃土坡前結義，下山虎保雙龍。

木鈴離合有定，悲歡情意無窮。

若問先生名姓，光義苗姓真宗。

今朝在此分手，禪州聚義相逢。」

光義說罷，拱手徜徉而去。鄭恩聽了這一席話，欲待不信，這賣油榔子現在，是他掐算出來的，似乎有根有據，怎麼不信，欲待信他，一時那得玉帶垂腰，高封王位，想了一回，忽然大道：「也罷，我如今且去賣油，到那重陽日，再作商量。」遂把油擔挑了就走，往各處去賣。

不覺過了二十餘日，這一日正遇了重陽日，鄭恩出來生意，卻從銷金橋過，祇見橋上稅棚拆倒，那些戥子、夾剪、算盤等物，擱在橋旁，抽稅的人，一個不見。原來這些眾人，平日見了鄭恩，都是懼怕，非惟不敢與他要稅，反把好酒好肉，常常請他。尚有一毫怠慢之處，便要吃他羅皂，所以董達自己也不好奈何他。當時鄭恩上得橋來，看見人影全無，恐怕沒有酒吃，心下早有幾分不快，口內吶吶的罵道：「這些驢球人的，怎麼一個也不見，想是撞著了吃生米飯的，將他的道路壞了，故此這樣光景。我且休要管他，且把這些物件拿去，換些酒呷，也是好的，祇當是天公報應罷了。」遂即放下油擔，將算盤、戥、剪等物拾將起來，夾在腰間，挑了擔子，下橋而走。來至一座酒店，進內叫道：「掌櫃的，樂子有幾件東西在此，與你換幾壺酒來呷呷。」店家聽言，把眼一看，說聲：「啊喲！我的黑爺，你又來惹禍了，這是稅棚裏的東西，董老爺因此在那裏費氣，誰敢收他的物件，你若沒有錢時，且吃了去，改日有錢，然後還我，倒可使得。」那店家說罷，遂把酒食送與鄭恩。鄭恩也不推辭，將酒食暢吃了一回，抖擻肚子，將身立起，說道：「掌櫃的，你且記著個日子，改日樂子有了錢，好來還你。」店家道：「今日是九月重陽，你祇要記得明白就是了。」

鄭恩聽了日期，猛可的想起苗光義的言語，道：「他叫我九月重陽節等候救駕，如今駕在那裏，看起來多是說謊，莫要信他。」把油擔挑在肩頭，又將算盤、戥、剪等物依舊夾在腰間，出了店門，順著河沿向南而走。忽然想道：「樂子油已賣完，祇這兩隻油簍，用了多時，裏面積下許多泥垢，今日空閑在此，何不把他洗洗，也得乾淨些。」遂把擔子歇下，解落繩兒，將算盤、戥、剪等物捆縛好，也放在岸旁。然後將兩隻油簍浸在水中，彎著腰兒，晃來晃去，祇在水面上浮晃，晃了半日，並無一些水兒泄進。鄭恩心中十分急躁，狠命的用力往下一按，誰想用力太猛，威得水勢望上一攻，把那油簍歪在一旁，順著水性，如風帆的一般，竟往正南上淌去了。鄭恩祇急得拍手躑躅，無法奈何，祇得脫下衣服鞋襪，放在河灘，跳下水來，也不顧自己的物件，也不管拾來的東西，晃在水面，望著正南上喊叫追趕，指望撈著了油簍，方纔罷休。正是：

構難無由遇，盤桓在水央。

皇天能曲誘，借此往南方。

按下鄭恩追趕油簍不提。

卻說董達領著手下家丁，把匡胤誘進了九曲十八灣中。內中有兩個好漢，哥哥叫做魏青，兄弟名喚魏明。他弟兄兩個，力氣驍勇，武藝高強，手下聚集得五六百嘍囉，虎踞著這座山頭，打家劫舍，放火殺人，真的無所不為，官兵莫能剿除。因此，董達與他結為兄弟，彼此濟惡，聲勢相依。當日董達飛奔的進了山口，早逢著了巡山嘍卒，叫他報知了這個消息。二魏聽報，即忙點起嘍囉，各騎了馬，都拿樂器，一齊迎下山來，卻好遇著。即便放過了董達，阻住山邊，等待廝殺。那匡胤正趕之間，猛聽得一棒鑼聲，山凹裏衝出兩個強人，領了無數嘍囉，搖旗吶喊，奔上前來，把匡胤團團圍住，狠攻惡戰。那董達復又取了兵器，也來助戰。這一場相殺，真個龍爭虎鬥，十分利害。但見：

征煙繞嶺，殺氣漫山。戰鼓聲喧，誤聽雷霆空谷震。槍刀光閃，錯觀霜電額頭飛。天庭帝子似遊龍，怒冲冲浩氣凌雲，直教斗牛坳半壁。草莽山王如哮虎，惡狠狠神威貫日，勢如江漢阻長流。鸞帶縱橫，結就虹霓布舞。戈矛指點，栽成荊棘交加。正是強爭惡戰勢難休，專待英雄來救護。

匡胤雖然勇猛，棍棒精通，怎奈起初追趕，已是步行疲乏，今又遇了生力人馬，戰夠多時，極力維持，終難取勝。一時急躁，狠命相拼，怒氣一升，早把泥丸宮掙開，現出這條赤鬚火龍，起在空中，張牙舞爪。正是：

龍游淺水遭蝦笑，虎落平陽被犬欺。

當下匡胤被眾人圍住廝殺，不覺驚動了護駕神祇，在著空中十分慌亂，四下觀望，尋取救駕之人。祇見那邊黑虎星官，在於河中趕撈油簍，即忙大聲叫道：「鄭子明，你此時不來救駕，等待何時？」鄭恩正在水中，猛聽得有人叫他，舉首一看，四下無人，心中不信，罵一聲：「驢球入的，誰敢來捋虎鬚戲著樂子？」一面口內叫罵，一面順著性兒，覺水追趕。那神祇急了，祇得又叫一聲道：「黑娃子快去救駕，不可遲延。」鄭恩復又聽得有人叫他的乳名，正要發作，驀地裏聽得喊殺之聲，抬頭一看，祇見正南上煙塵陡起，殺霧遮天，那半空中現出一條赤龍，隨雲伸展。鄭恩在水中見了，暗自忖道：「樂子常聽人說，真龍出現，定是真命天子，想來此人必定就是聖駕，樂子的造化穩穩的了，這油簍事小，救駕事大，待樂子走上前去，便見明白。」遂即撒了油簍，覺至河灘，走上岸來，赤著身子，往正南而行。一路上復又想到：「那相面的口靈先生，叫我重陽時節救駕，今日正是九月九日，卻遇這真龍出現，恁般湊巧，他說的話，豈不句句多應了。但樂子此去，果遇真主，就與他八拜為交，結個患難相扶的朋友，博得日後封個親王鐵券，卻不是好，祇是吃虧了樂子手中沒有甚麼兵器，怎好上前去衝鋒廝殺。」正在兩難之際，抬頭看見那路旁種著數十株棗樹，大小不均，叢叢茂密，心下歡喜道：「有了，這酸棗樹倒也沉重，何不拔他一株，當當兵器，強似精著拳頭，抵當不便。」連忙走至跟前，逐株相了一遭，祇揀大大的一株，走近數步，探著身子，將兩手擒住了樹身，把兩腿一蹬，身體望後用力一掙，祇聽得轟的一聲響處，早把那株大樹連根帶土，拔了起來。遂又磕去了泥根，扯開了枝葉，約有百餘斤沉重，橫擔肩頭，祇望那塵起處奔走。看看走進了九曲十八灣，祇見那邊有許多馬打塊兒吶喊廝殺，鄭恩便大吼一聲道：「驢球入的，快快閃開，讓樂子來救駕哩！」祇這一聲，好似：

舌尖上起個霹靂，牙縫裏放出春雷。

鄭恩這一聲大吼，把眾人嚇得大驚不止。卻有董達手下的家人回頭一看道：「這是慣賣香油，不交稅銀的鄭恩，俺們常常請他吃酒吃肉，有往無來的硬漢，想必今日前來與我們出力，報答我們平日間的好處哩。」遂齊聲高叫道：「鄭哥，你是好漢子，可往這裏來幫助我們。你若拿得住這漏稅的紅臉賊，便算你頭功，不但日日相請你酒肉如心，我們還要稟明俺大爺，把這銷金橋的稅銀，每年分送你一股，決不虧的。」鄭恩聽著紅臉兩字，心下更加歡喜，暗暗喝采道：「好一個口靈的苗先生，真的陰陽有準，算得不差，這裏面果有紅臉的人，諒來真是聖駕了。樂子不可當面錯過。」遂叫聲：「驢球入的，樂子要來勤王救駕，博這一條玉帶的，怎肯希罕那些臭物，幫助你們。」說罷，舉起了這株棗樹，大步衝將進去，不顧好歹，望著賊兵如耕田鋤地的一般，排頭兒亂築。那些賊兵雖眾，無奈這棗樹來得利害，不覺的擱著即死，遇著即亡。匡胤圍在裏面，見外邊有人接應，一時膽壯力添，也便使動神煞棍棒，衝殺出來。二人內外夾攻，把這些賊兵，三停之中打死了二停。那魏青攻殺之間，當不得鄭恩這般神力，一時措手不及，承情了一棗樹，祇打得腦漿迸裂，嗚呼哀哉。這魏明見哥哥已死，心下慌張，正待落荒而走，不道冤家路窄，性命該休，又被鄭恩趕上前來，竭力奉承了一棗樹，也打得筋斷骨折，伏惟尚饗。可憐二魏平日千般凶惡，萬種強梁，今日雙雙俱遭鄭恩之手，了命歸陰。正是：

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

善惡必報，遲速有期。

董達見魏氏兄弟已死，料不能勝，發喊一聲，脫身逃走去了。正所謂多一日不生，少一日不死，董達不該死於此地，所以逃脫。那餘剩的大小賊兵，見主死亡，也各自要顧性命，一哄的四散而逃，走個罄盡。

鄭恩既獲全勝，把這雌雄二目，望著匡胤一看，果是個紅臉大漢，滿心歡喜，肩著棗樹，大叫一聲道：「樂子特來救駕。」匡胤聞言，定睛一看，見他雖然粗魯，真是一條好漢，但見他生得：

相貌猙獰古怪，行如虎豹奔馳，周身上下黑如泥。濃眉分長短，神眼定雌雄。棗樹權為兵器，輪環運動威風，天主英傑佐明君。旗開俱得勝，馬到盡成功。

匡胤見他豪傑，心下先有幾分愛惜，暗暗想道：「這黑大漢與我素不相識，便肯赤身露體，拔刀相助，果是世上無雙，人間少有，但不知何處英雄，這般義氣。」遂叫聲：「壯士，小弟得蒙相救，萍水情高，敢問尊姓大名，仙居何處。」鄭恩把手亂搖道：「且休講，且休講哩，樂子殺了半日，這肚子裏有些餓了，實是難當，且出去吃些東西，再講未遲。」匡胤心中也是記挂柴榮，巴不得即刻會面，便說道：「壯士說得有理，既然肚中飢了，且到黃土坡自當相待。」說罷，同了鄭恩，一齊舉步。

出了山凹，看見外邊路上來往有人，匡胤便問道：「壯士，你的衣服在於何處，為甚露體而行，甚覺不雅，快去取來穿了，方好行路。」鄭恩把嘴一努道：「樂子救駕的心急，故把渾身上下的衣服，都落在水裏流去了，祇剩下這個收錢的油布兜肚，遮遮這話兒罷了，還要尋他怎麼。」匡胤道：「早知如此，方纔該把那打死的賊人衣服剝下幾件，穿穿也好。」鄭恩道：「不要說了，快快走罷。」匡胤道：「這官塘大路，來往人多，旁觀不雅，待小弟將這青袍，權與壯士遮體罷了。」便把外面的這領青緞袍脫了下來，遞與鄭恩。鄭恩也不推辭，接過手來，穿在身上，倒也可體。匡胤又把鸞帶與他腰中束了。鄭恩道：「樂子拴了帶兒，倒累你光著身子不成。」匡胤道：「不妨，小弟有帶在此。」說罷，把神煞棍棒迎風一抖，口念真言，頃刻變作金光鸞帶，束在腰間。把個鄭恩喜得手舞足蹈，說道：「樂子生長多年，沒有見棍兒會變帶的，真是希奇寶貝，妙極，妙極！」匡胤笑道：「壯士，你出口成章，真乃文武全才，小弟委實心愛。」鄭恩把小眼兒一挺道：「你休要取笑，樂子生來老實，不會裝頭做面，講那好看話頭，騙人歡喜的。我們祇管走路，真是肚中餓得慌了，快著到黃土坡去吃飯要緊。」匡胤聽了，微笑點頭，二人帶說而行。

來至黃土坡前，抬頭一看，祇見這輪傘車，卻不見那位盟友。匡胤心下大驚，把眼四下觀望。祇因這一番，有分教——荊棘叢中，豪俠頻添氣象。煙塵界裏，英雄偏長威儀。正是：

莫道他山無蘭襖，須知萍水有桃園。

畢竟柴榮躲在何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